

◆岁月回眸

山遥水远遗墨间

易祥茸

有人说我有绘画的天赋,我认为
是过誉了,但我喜欢绘画却是真的。

小时候,我总喜欢拿木炭或晒干了的白泥在堂屋里的壁板上涂鴉,有时画点鱼虫飞鸟,有时画点霓虹云月。大人们看到画得像那么回事,也就不阻拦,有时或多或少还赞扬几句,这无疑增加了我对绘画的兴趣。

在小学的课堂里,有一天,老师要我们画公鸡,在黑板上示范样板时,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翎毛先画嘴,眼照上唇安……”轮到学生摹画的时候,有的把尾巴画成了罗刹女的芭蕉扇,有的画成了“马尾巴”,唯独我用毛笔只在尾巴的部位大咧咧地钩了几笔,老师看了,大加赞赏,说是有齐白石的笔风。但当时我不知道齐白石是谁,但表扬我是听懂了的。以后,只要有空,我就不断地画。当然,都是为了好玩,绝对没有要当画家的痴心妄想。

小学毕业了,要读初中、读高中,学习任务重,除了学校出墙报,要我当几回绘画编辑外,几乎就和绘画脱离了关系。高中快毕业了,书却读不成了……每天只是要我们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搞得多了,我的心也就懒惰下来了。

有一天,我看到有个同学“抄”来了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的素描,我看了后爱不释手。何不借来描摹一下以消遣眼下的时光?我告诉“战斗队”的战友们:我脚疼,最近几天上不了街。以

后的日子,我就天天躲在寝室里不断地摹画拉斐尔,学他的构思、学他的笔风。几天下来,就临摹了100多幅。我把这些画片切割整齐,装订成册。有人愿意用他珍藏的《芥子园画谱》和我调换,我拒绝了,因为这不单是一本“摹画集”,更重要的是它记载了我绘画进步的历程。

后来,我们还是“毕业”了,被分配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天,大队秘书把我叫去,说是大队要办一个“忆苦思甜展览室”,要我画一系列类似连环画的挂图。这可是一个大任务,除了需要笔墨、颜料、纸张不说,还需要先写脚本、构思并创作每一幅图画……秘书看出我的心思,说:“场地你不必担心,就放在老奶奶家的堂屋里。”

老奶奶家这个堂屋我很熟悉,它是全大队公认的最卫生的地方,有一年“三八妇女节”还在这里开过卫生现场会。我立刻着手去完成秘书交代的任务:摆桌子、做规划、写脚本……这家人家有个女儿,年龄与我相仿,模样也标致,她不时也来帮忙,打扫卫生不说,铺纸摆墨,端茶送水抢着干,还说要亲自下厨,留我吃饭。我只能说些“谢谢”之类的话,吃饭就算了。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整个展览室的构思之中。

没过几天,秘书就通知我,“展览室”的绘画暂时不搞了,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我就是个“木脑壳”。原来这户人家的奶奶对我很

满意,想把孙女许配给我,她家和秘书是亲戚,于是秘书就安排了这一场“画为媒”的戏。她孙女在我面前尽情表现,但我却总不开窍。我很想读大学,婚姻一事就压根儿没有去考虑。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显然不是金子,但还是“发光”了一回。有一年,隔壁的湾头公社要举行年终文艺汇演,各个大队都要出节目。有一个姓唐的同学恰恰是其中一个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他很想 在公社的汇演中夺冠,除选择了一个叫《桃花湾》的好剧本外,还特意请我去给他画“布景”。我从来没有画过布景,但老同学诚恳邀请了,我还是要去试一试。

《桃花湾》一剧,讲的是一个大队如何坚持“农业学大寨”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故事。我和老同学第一步就是商讨布景的构思:鉴于条件有限,只用两道画幕。第一道,近景,打算画一棵大树。最难的是远景。构图完成,然后绘图着色——天色渐晚,我的大作也大功告成。

后来老同学告诉我:他们大队汇演得了第三,布景却是第一。

山遥水远遗墨间,行笔走墨书流年。平时涂鴉丹青,虽说没有几次真的下力,基本功也是学了点毛皮,但后来就凭那点“本事”懵懵懂懂行走图画间,现在回忆起来,虽有遗憾,但心里仍有一种隐隐的幸福感。(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雾漫荷叶寺 刘玉松 摄

◆故土珍藏

夏日黄花香

栗碧婷

此时有很好的阳光,村庄安然地被映照,如一位古典女子,淡然静淑,气象圆和。

村头的黄花在这锐利的阳光下,在这静静的村庄旁开得正茂盛。

黄花普通,叶子狭长。然而这植物开花的样子,细腻而自在,虽是被高高地挑在枝头,却不跋扈,不张扬。嫩黄花蕾如一个闪光的叹号,隐忍,略带羞涩。翠绿的山体边,它的颜色如金子,高贵且典雅,充满着诱惑。一些鸟雀顾不得日光的耀眼,纷纷飞来,那份意兴只有鸟雀自己知道,“每一种生物都有自适的风流”。

黄花是有香味的。那种香在鸟雀起伏的胸膛里蔓延,在村庄的上空缭绕。像爱深埋在心底的滋味,任凭光阴再绵长,也是持久不散。村庄,也被黄花的黄照亮。

“云在青天,水在瓶”,大地安然,村庄默然听香。人总是向着好的,渴望亮的。

采摘黄花一般是在午后,阳光正旺之际。母亲说,采摘时,要用心,不要开口,否则,一语道破,花蕊就会哗哗在你眼前打开。一旦打开,价格就

“贱”了。我不明白,打开了不是更好看吗?别的花是用打开来绽露美丽与芳香,而黄花,打开则意味着失去。

所以,我踮起脚尖采摘黄花时,总是将嘴抿得铁紧。生怕一张口,那些嫩黄的花骨朵打开了,也丝毫不去想象它打开的样子。一朵一朵的黄花在我的竹篮里叠加,光影斑驳的午后,我是一个虔诚的收获者。踩着松软的土地,顶着万里晴空,与自然生灵真诚相见。突然觉得黄花那些闪耀的光彩,充满了别样的气息。偶尔一两只蜂蝶掠过来,眷顾、留恋的样子,像追逐一个梦。这梦似黄花一样的金黄。这梦,恐怕也只能是黄花才给得起。

母亲高大,一伸手,身上的花布汗衫便轻轻晃动,后背上湿了一大块,可她好像丝毫不知。母亲汗津津的脸,在夏日的阳光里,发着光。可她只在乎枝头的黄花,采摘时,那么专注,那么忘我。母亲脊背挺直,长满粗茧的手在空中划着细碎而优美的弧线。那弧线里似藏着许多秘而不宣的暗语,这暗语土地懂得,面前的黄花懂得。在这无声的交流中,花开,花落。

再是多么用心的等候,总有一些花开过,或者开败。就如一些情,再怎么牵念,也总是难免荒芜,甚至失去。

回到家,母亲从墙上取下簸箕,将竹篮里的黄花尽数倒出,然后一一捡择。花骨朵归一起,欲开未开的归一起,开得不成形的归一起。细心的母亲告诉我:花有花的路,我们是庄户人家,都要善待。母亲摸着鲜嫩的黄花,眼角分明露出满满的爱。一边说,一边拉过我的手,非要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发间。

夏天,对于村庄来说,是丰盈无比的。

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柴垛上,都晾晒着一簸箕一簸箕的黄花。散落的清香,浸润着深深浅浅的日子。叫人迷醉,叫人难忘。

(栗碧婷,任职于新邵县寸石镇花桥学校)



◆六岭杂谈

窗台上的雀儿

黄三畅

一个春末夏初的上午,我在电脑边“聚精会神”的时候,忽然被打扰了:左侧的窗台上,传来吱喳的叫声。扭头一看,窗台上伫着一只小雀儿。我走到窗台边,它还不飞走,只是翅膀微张着,一副蔫头耷脑、不知所措的样子。于是我得以仔细观察它了:背是橄榄色,肚腹是淡黄带绿色;细细的眼圈是黄的,短短的眉纹是浅黄的;嘴又短又尖,像个锥子;腿倒是粗壮。应该不是麻雀,比麻雀漂亮呢,是山雀吧。

忽又见伸向窗台的树枝上,有一只大一点的雀儿伫在那里,对着我这个“人”,也吱喳地叫着,听得出声音里的紧张、焦急。又见另几根枝条上,也伫着几只雀儿,大小和窗台上的差不多。

我知道了,伫在伸向窗台的树枝上那只大一点的雀儿是妈妈,刚才她在教雀儿仔学飞,我们这一带叫“教翅”。窗台上这一只,刚才飞不动了,无可奈何地落下了。

怎么办?我把它扔到树上去吧,树冠枝叶浓密,它会落在枝桠上呢。就一双手捧起小雀儿,说:“去啊!”然后轻轻一抛。小雀儿张开翅膀,借助我刚才的“抛力”,飞出一条抛物线。可是接下来,那抛物线成了垂线——小雀儿从树冠右侧边沿落下去,没被哪根枝条承接住,无奈地落到地上了。我知道大事不好,它如果再飞,很可能落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就很可能被碾成肉酱。

于是我马上下楼,走到树下。小雀儿还没有飞走,只是在惊慌地吱喳。那只雀儿妈,也飞到离地面最近的枝条上,对着小雀儿叫。我再次把小雀儿捧起来,往树上抛去。小雀儿虽落在树冠上,却又从枝杈间掉到地面上来了。

雀儿妈和另几只小雀都在叫,十分焦虑的样子。我这个“人”,也没办法呀!我又不能把力气给它!我也不想多耗费时间,就把小雀儿抓起来,放在我够得着一根横枝上,心里说,你好自为之吧。待转身要走,却见那雀儿伫立不稳,又落下地面了。我起了恻隐之心,又对自己说,得想个好法子,保住这只雀儿。

我找来一只脸盆大的竹篮子,系上索子,再把小雀儿放进去,然后用晾衣叉挑起竹篮子,挂在比较高的树枝上。我还没等离开,就看见那只雀儿妈飞到竹篮子边上了。我想我可以放心了,接下来雀儿妈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我又走到电脑边,专心致志地做我的事了。

下午我再出来,见树上的篮子里已经没有雀儿了。

过了几天,三天或四天,我又在电脑边“聚精会神”的时候,窗台边又有吱喳的叫声。扭头一看,又有一只小雀儿伫在窗台上,不是蔫头耷脑的样子,而显得生气勃勃了。是几天前与我交集的那只小雀儿吗?不能肯定。我走过去,小雀儿并不怕我,没有飞走。我伸出右手,摊开在它旁边,它吱喳叫了一声,用深黄色的喙儿啄我的掌心,痒痒的。我把它捧起来,轻轻一抛,它往前飞起来,又转个漂亮的弧度,飞近窗台,再转个漂亮的弧,吱喳着飞走了。

到了仲夏的一天,我又坐在电脑边的时候,忽然风雨大作,好在风不朝我的窗子刮,我也不 要关窗玻璃。我起身想去窗前看雨景的时候,窗台上的一幕把我感动了:好几只雀儿,伫在那儿。是在躲雨吧!见了我,也不飞走。几只雀儿里面有没有与我有过交集的雀儿妈和那只小雀儿及它的兄弟姐妹,我认不出来,但我觉得有。

被自然界的小生灵看做有益无害的东西,是一种幸福呢。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栀子花

蔡英

晚上散步回家,看到邻居捧着一束栀子花。这位五十来岁的男人,一米八的个头,晒得黑黑的,是位经验丰富的装修师傅。他寻常早出晚归,回家时衣服和鞋子上总沾着很多灰尘,脸色疲惫,看样子很辛苦。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几枝洁白的栀子花,不时低头轻嗅,一脸的温柔,让人感动。我微笑着同他打招呼,好漂亮的花!他把花送到我面前,闻一闻,太香了,送一朵给你。我连声道谢,将栀子花珍重地插到玻璃瓶里,满屋都是馥郁的花香。

周末,我应邀去村里采访助人为乐的冯叔叔。冯叔叔今年刚好六十岁,身材微胖,和蔼可亲,笑起来眉眼弯弯。他多年如一日照顾本村一位孤寡老人,定期帮老人买衣服和日用品,每周送肉给老人补充营养,按季节送种子方便老人种菜。平时有事没事,他都要去老人家里看看,看是否缺少东西了,有时就是陪老人聊聊天。性格孤僻的老人,把他当成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要同他说说。我去采访时,冯叔叔正和老人商量摘枇杷的事情。老人菜园里有三四株枇杷树,厚密的叶子里露出一串串金黄的枇杷。老人屋前的栀子花开得正好,野生的单瓣花,散发着浓郁的花香。冯叔叔采了两枝栀子花给我,他说乡里没什么好送人的东西,这栀子花扦插能活,你们文化人一定喜欢。

下班走路回家,经过一家店子,闻到了栀子花的香气。原来是家手机店,恰巧要换手机了,我便进去瞧了瞧。老板娘笑眯眯地介绍产品。我看到半簸箕的野生栀子花,大约放了一段时间,花瓣变得有点黄了,不由好奇地问,这是用来做菜吃吗?长沙人喜欢吃栀子花炒韭菜,健康开胃。她笑起来,才舍不得这么好的花呢,我喜欢闻花香,这样放着几天都是香的。我顿生好感。手机性价比较高,我很快买好。老板娘很热情地帮我下载软件、复制电话号码等,还附送了台风扇。出店时,她抓了一把栀子花送给我,说看书时能提神醒脑。

清晨去集市买菜,路上遇到一位卖栀子花的老妇人。她戴着草帽,提着半竹篮带枝叶的栀子花。栀子花的花瓣上还有滚动的露珠,极新鲜可人。我蹲下来选了两把,十元钱一把。老妇人告诉我,她家在二十里外的村子,现在村里公路四通八达,还通了公交车,每天早晨她都坐车过来卖菜。这花是自家庭院种的,初夏满树繁花,城里人喜欢栀子花,她就剪了一些来卖,其余的分送邻居了。我把栀子花带到单位,一分给同事们,整个走廊都是花香。

栀子花养了一段时间,花朵枯萎了,香气依然袅袅,枝条还长出了细密的根须。我找来花盆和沙土,把栀子花插进去,搬到室外养着。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栀子花长高了,叶子更加青翠可人,呈现勃勃生机。我知道,明年初夏它们又会开出雪白芳香的栀子花。

(蔡英,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